

收拾中华景物归

——明清之际朝鲜使臣金堉的汉文诗赋创作

吴冠文

朝鲜贡使金堉身份尤为特殊，他既是明代最后一位朝天使，又是清初燕行使，亲历和见证了我国明清动荡之际的社会历史。对这一非同寻常时空中的见闻和感想，金堉留下很多实时的记录和文学创作。此外，在金堉的文言作品里，常常见到的多是屈原、王粲、陶渊明、鲍照、庾信、陈子昂、杜甫、朱熹、文天祥等一类人的影响。

由明入清的学者彭孙贻有诗云：“绝域无公事，关门立马看。高丽贡使过，犹作汉衣冠。”（彭孙贻《茗斋集·五言绝句·辽西曲》，《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海盐张氏涉园藏手稿刻本写本）诗中所言“犹作汉衣冠”之“高丽贡使”，语及明清易代之后行走于中华大地上的一批特殊的“旁观者”——到北京朝贡的朝鲜使臣。谓其特殊，是由于他们虽来自异域，却非常崇尚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与礼乐诗书之教。因尊奉明室，在明代出使时他们称“朝京”或“朝天”，入清后则一般称作“燕行”。

本文关注的朝鲜贡使金堉身份尤为特殊，他既是明代最后一位朝天使，又是清初燕行使，亲历和见证了我国明清动荡之际的社会历史。对这一非同寻常时空中的见闻和感想，金堉留下很多实时的记录和文学创作。由于其朝天和燕行的出使经历非一般朝鲜贡使堪比，因此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对他的使行日记之类记载进行研究的已有不少成果 [如孙卫国《朝鲜王朝最后一任朝天使——金堉使行研究》（《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六辑，2010年，第219-241页），尤李《朝鲜使臣眼中的觉华岛形象——以金堉〈朝天录〉为中心》（《东北史地》2016年第1期），相较而言，除了作为个案的集杜诗研究 [见崔哲元《从和杜、集杜创作看韩国文人对杜诗接受及解释》（南京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左江《论金堉的集杜诗》（《深圳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尚少从文学角度对他的文字作整体的观照。考诸实际，金堉留下的大量汉文书写中，除秉笔直书的日常记录，还有许多文学含蕴丰富的诗、赋类作品，他的笔下既涉及内忧外患中仍自私贪婪的官吏，也触及良善可语的普通百姓，既有赴京前后日常的酬和之作，也有沉痛伤叹宗主国易代及其本国被难的文字，对这些作品的整体考察不但可以见出这些朝鲜贡使面对曾经向往的“卷里山河”时五味



↑古代朝鲜同样尊崇孔孟等儒家圣贤，此图所附文字系朝鲜人金世廉1636年为五圣贤图所写赞语。本图系狩野山雪摹写之作，据辛基秀《朝鲜通信使绘图集成》，讲坛社，1985

杂陈的心理，在与他们所效仿之作的对比中，还能揭橥他们的汉文素养，以促进我们正确认识朝鲜汉文使行文献的文学和历史价值。

熟悉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的传统朝鲜士人，对于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所陈——“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峒；扈因郾、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1962年，

第3293页）——这一段壮游天下的经历，多抱有钦羨向慕的心理。如乾隆时期出使中国的朝鲜士人洪良浩《入关杂咏》和《寄谢翰林院修撰戴公衢亭》云：

书生白首对青灯，卷里山河未见曾。秋水谁能窥海若，夏虫难与语寒冰。龙门笔壮司马马，巴峡诗奇杜少陵。不出户庭知六合，圣人犹复泰山登。

生平慕古人，夙怀四方志。每恨东海偏，未睹中华懿。颠髮已种种，偶充朝元使。眼看神州大，足践堯封地。（张德秀选注《朝鲜民族古代汉文诗选注》，

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68、369页）

两诗表达的便均为行万里路以亲历书本所载山河的思想。

这种走出偏在一隅之朝鲜到中华壮游的思想在金堉的纪行文字和送人朝天的文字中都有表现。如其在出使明朝期间撰写的《玉河馆纪行书怀示书状》和在朝鲜时写的《送高壮元朝京》（癸丑）分别有诗句写道：

吾生晚慕古人，少小常怀四方志。童观只在一域中，子长远游诚难遂。三韩山水名天

下，东有金刚南智异。西称九月北黄龙，圣居天磨更灵秘。惟知为眼不计脚，领略胜概穷探视。每恨中华迹不到，甌鸡井蛙颇相愧。何幸今年蒙主恩，谬膺选择充贡使。……

千秋贺节选择使，万里燕京朝玉皇。山川迢递四牡飞，丈夫行装双剑长。医闾碣石入眼中，溟河辽海波茫茫。夷齐庙中吊英灵，华表柱边应望乡。离亭正值槐阴合，驿路还愁梅雨凉。人间离合亦有数，此别何必悲参商。奇闻大观壮心气，子长远游能文章。竣事回轸想多暇，佳句清新人莫当。收拾中华景物归，伫看所富唯奚囊。[金堉《潜谷遗稿》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86册，韩国景仁文化社2002年，第18、16-17页。“奚囊”即诗囊，参看汪涌豪、骆玉明编《中国诗学》“典故”，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第463页]

所谓“奇闻大观壮心气，子长远游能文章”、“收拾中华景物归，伫看所富唯奚囊”，道出了不少朝鲜士人使华时的期待，他们希望以中华“长城碣石，水陆万里”的人文和自然景观“资其壮游”，印证自己在书卷或画卷中曾经见识的“山河”（见尹新之《潜谷遗稿·序》），并用文字书写记录下来。如在初次使华时见到东岳庙：“曲曲有房，极其奢丽，书画，椅床，香炉，经卓之类，整齐洁净。又有梅盆，兰盂。”金堉禁不住慨叹其“如画图中物也”。

如本文开头部分所述，金堉的几次使华，适值我国明清易代之际，其本国也是内忧外患，身处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他用文言文详尽记述的便多是他使华期间耳闻目睹的丧乱景象以及由此感发的“忧深虑远忠愤激切之言”（尹新之《潜谷遗稿·序》提及，金堉因“宗国被兵”等原因而有此感）。

以金堉初次使华的丙子即崇祯九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中下旬在车牛岛至南汛口一带的见闻为例。这段行程里历览的中



↓金堉（1580—1658），字伯厚，号潜谷、晦静堂。曾于明崇祯九年、十六至十七年、顺治三年和七年四度出使中国。下图为金堉明末朝京时胡炳为他写真的《松下闲游图》，韩国实学博物馆藏